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八

元 鄭玉 撰

襄公

公名午成公之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為宋討魚石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　謝氏曰楚以兵入魚石于彭城魚石以彭城附楚然則彭城已入楚矣列國之師為宋討魚石于彭城而圍之圍彭城書宋所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春秋正彭城歸宋以著楚子之罪則列國之圍彭城得討國之義矣胡氏曰書圍彭城魯史之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

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高氏曰魚石既奔荆蠻復藉荆蠻之力自伐其國宋不能討而晉悼合諸侯大夫共圍討之春秋以来諸侯自相侵伐推而言之孟子所謂彼善于此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髙氏曰彭城之圍既解而晉遂以西諸侯之師伐鄭故但書韓厥帥師而已韓厥已足以當鄭故使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謝氏曰韓厥伐鄭列國大夫出次于鄫備楚而為晉援然則諸侯惡鄭可知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胡氏曰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與楚而不二也棄中國而從楚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而不言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愚按襄公時方四歲且在𠅤絰之中邾子之来因其父喪而弔之可也朝之豈其時乎非惟不可以朝禮相接蓋不能也況不奔天王之喪而朝隣國之君亦可謂不知務矣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衞晉方来修朝聘之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泰山

孫氏曰天王崩邾子来朝衞侯使公孫剽来聘晉侯使荀罃来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稱名將尊師少也家氏曰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

正之而況為盟主而伐人之喪乎或謂晉欲得鄭固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矣　愚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鄭成公背晉即楚天下之所共棄今而易世諸侯之師臨乎境上正鄭去夷就華之機也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乃以官命未改而遂其非子駟固為罪首諸大夫見善不明守正不固卒從子駟之言以勸諸侯之師益重鄭伯之過亦不為無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高郵孫氏曰虎牢鄭拒楚之邑而僻險之地諸侯患楚之侵陵其國于是使其大夫會而城之虎牢鄭地經不繫之鄭

者葢諸侯將以安中國推公心與天下共之非一已之私故但曰城虎牢明非私有而取之也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去順效逆黨楚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善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其巖邑城之故雞澤之盟不伐自至天下無兵車者

六年　愚按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蓋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武子善之而未敢專也謂孟獻子曰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于是歸而告于晉侯言之于齊崔杼又帥諸小國而為此故再會于戚遂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　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故殺之故稱國焉罪累上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曰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家氏曰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吳楚迭為盛衰中國安危存亡俱係此楚自成穆始憑陵諸夏至于莊而昭益熾晉之霸業至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為楚內梗諸夏得以小康以吳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陳氏曰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于晉楚之際嚴矣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

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也門于巢卒而後書師
氏曰楚見中國稍衰屢肆猖獗及吳師一入其州來
楚乃喪氣于吳者十數年至此而復命公子嬰齊一
帥師以伐吳終亦無所成功用知中國為楚所陵誠
自取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蘇氏曰晉悼公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樗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恊乃盟于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謝氏曰自鄭背戚盟列國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制鄭而服之及城虎

牢然後鄭國恐懼而從鷄澤之會陳雖與楚成公不待徵召亦遣大夫如會從盟書陳袁僑如會以明中國威力之盛也諸侯能以義服鄭如城虎牢則疑貳之國安有不服者哉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鷄澤所以譏其儕王官于諸侯其事不足揚故不再言鷄澤家氏曰是會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王人也盟大夫也盟大夫

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别為之盟君盟于前臣盟于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伉君之漸穀梁謂雞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東萊吕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于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

無故而然也言大夫浸強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
而諸侯不往矣言君臣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伐許

張氏曰荀罃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自至而遽興師以問罪于許宜其併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至是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家氏曰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先

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于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今復書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于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葢禮

畧也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曰自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閒故圍之自鷄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絀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臨江劉氏曰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于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附庸于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

魯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

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然交譏

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吴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吴于善道　高氏曰晉人將為

吴合諸侯故使魯衛先與吴會且告會期二國俱受

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而二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方是時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張氏曰悼公初立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鷄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来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臨江劉氏曰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家氏曰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于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為無罪但連

歳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郤皆為讒邪所陷而殺殺雖多而晉國日趨于削殺非其罪也楚之用刑慘而國猶能强豈非權出于上猶有辭于殺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胡氏曰吳何以稱人吳

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衞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高氏曰吳與楚類也而中國諸侯與之會者爲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衞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按傳戚蓋盟而經

不書者殷會之盟春秋所重而僭亂參焉沒而不志所以崇中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曰戍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

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强而晉亦誠下策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陳　謝氏曰戚之會

諸侯受盟于晉矣今也楚人犯陳而晉率諸侯救之中國之義也書救陳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黄氏曰行父怨歸父謀去三家至掃四大

夫之兵以攻齊公子遂弑君立宣行父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自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潰如此所以罪弱也家氏曰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劉氏權衡曰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始屬魯也其秋穆叔以屬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則魯已辭鄫矣今鄫之滅非魯之責也晉人何以来討魯已絶鄫鄫無賦于魯尚何恃賂而取滅耶傳言不實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

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高郵孫氏曰立異姓為後而經遂書滅不惟于義不足亦何以為後訓乎此蓋莒人因鄫不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爾非謂異姓為君而遂書滅也公羊皆得其一偏爾家氏曰周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聖人特于此垂訓焉高氏曰春秋書莒人滅鄫以為立異姓之戒而後世猶有不知本宗立後之義踈忌同族輒

取異姓如五代郭太祖無後而以柴世宗為嗣者有國有家者其可不知春秋書滅之義哉東莱呂氏曰莒鄫小國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恤葢當時禮義衰絶滅國殺君世所謂大惡者皆日見之熟不以為甚異故晉悼雖號賢君為諸侯宗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修平　高氏曰初公即位邾子來朝四年乃有

狐駘之戰而經不書者魯人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

于是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

我敗于邾魯人之怨其上如此故聖人不敢斥言也

至是叔孫豹往聘且修平以無忘舊好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　謝氏曰宿行父子父卒未期而自出聘許氏曰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夏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

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師氏
曰左氏謂滅萊萊恃謀也其意以滅之為宜又曰十
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如此則經當書十一月遷
萊豈可誣齊侯以十二月滅萊學者宜以經為正高
氏曰滅國目齊侯也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
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夫萊與齊
同姓衞文公滅邢名齊靈公滅萊不名何也衞文公

可責齊靈公不足責故以文公一見法焉何氏曰不書殺萊君舉滅國為重

春秋闕疑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二十九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乃者亡乎人

之辭家氏曰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書之以示戒云耳

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氏

曰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郈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謝氏曰楚師圍陳三月矣而諸侯方會于鄬以諸侯畏楚出救之緩也不書救陳著救陳之不力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

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八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公羊氏曰鄭伯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于是弒

之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愚謂君臣人道之大倫弑逆古今之大變討賊國家之大刑黨賊臣子之大惡使鄭僖公而遭弑春秋乃以卒書不幾于黨惡乎弑而以瘧疾赴當時諸侯固可欺也仲尼亦可欺乎謂弑為卒是欺天下後世也欺天下後世之事聖人為之乎魯君之弑臣子之所當諱而不忍言者猶且不

地以存其實況他國之君乎設使如公穀之説鄭之
諸臣欲從楚是去順効逆惡莫加焉者也僖公而欲
從晉是去逆効順善莫加焉者也為善而不幸死于
為惡之手聖人正當表其善使後世為善者知勸誅
其惡使後世為惡者知懼豈可没善者之跡使不彰
諱惡者之事使幸免乎況春秋為誅亂臣賊子作也
不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今以左傳考之謂不禮
其臣而遭弑以公穀二傳考之謂欲從中國而遭弑

豈當時鄭伯欲從晉諸大夫欲從楚所見既已不同鄭伯又不禮其臣如會未至倉卒而卒故或者疑其遇弒聽者不察又從而傳之魯史遂書之至于聖人則是非已定知其决非弒也故從實而書卒觀聖人所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曰卒于鄵蓋深惜其有向善之心而卒不能遂其志也按諸侯卒其國都不地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未至于師于會則地而卒亦書法之常耳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謝氏曰救難之師如解焚溺以死力率諸侯赴楚救陳之道也楚之圍陳也諸侯書會鄬鄭伯書如會陳侯書逃歸晉失救陳之道由此見矣其不能保陳可知也胡氏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

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謝氏曰蔡楚之屬也鄭不恤楚難既以不道侵蔡又以不道獲其大夫取禍之道也不書戰及敗者非敗掩不備而獲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高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大夫會者以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陪臣專而公微弱此魯之失政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會雖欲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俾從儉約亦何以宗諸侯胡氏曰大夫稱人貶之也

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湨梁之會悼公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貶而稱人謹其始也高郵孫氏曰所以見公之不君宿之不臣而晉侯無霸主之義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鄆田　許氏曰莒人恃遠滅鄫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閒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

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
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以相救也翦羽馬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氏曰齊宣王問于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

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之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

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彤弓

九年春宋災

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

塗大屋陳畚梮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高郵孫氏曰春秋于天下之事有特書之者齊晉宋鄭數大國而已其來告者書之所

以戒君之深使之反身以思其變也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

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
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
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家氏曰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氏事不克爲行父所

幽在廩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于城潁無異鄭莊雖有黄泉之誓未幾復為母子如初成襄父子以閽庸相踵穆姜終不得出以逮于死魯國之大曾無有如潁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傳謂行父取穆姜之喪具以葬齊姜虧姑而成婦其用心為可誅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公自後世而言懿師昭之類也有國家者以是為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
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
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
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

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

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生十二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

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　家氏曰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惟欲强其我從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伐或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于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强可以庇

民者是從亦如之鄭固侮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褫鄭人之魄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劉氏權衡曰武子言君冠必具禮樂可矣言及兄弟之國假具而冠無乃亟乎衛魯壤地相接能冠于衛不能冠于魯乎衛君之廟非先君之祧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高氏曰楚以爵稱非罪鄭也師氏曰鄭以小國而介于晉楚之間晉不能振盟主之職楚恃荆尸二廣之强爭致鄭以服已者四十餘年鄭從

楚則晉問其罪鄭從晉則楚加以兵前年冬被楚公子貞之伐不得已而從楚今年被晉侯十二國之伐不得已而歸晉及是楚子又從而伐之所以為鄭者不亦難乎要之盟主果能興聲罪致討之師如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役則楚豈復陵中國而鄭豈復從楚人耶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高氏曰諸侯將救鄭鄭已服楚而吳人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師氏曰晉為盟主不能合諸侯以圖楚乃會諸侯從吳以謀之是資僭亂以禦僭亂愈示弱于四方何以自强而尊中國乎若得志于楚亦已失勢于吳矣張大强吳難以保其無患也家氏曰序會于戚吳以人進殊會于柤吳以號舉此春秋垂世之

法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高氏曰因會于柤而滅他人之國聖人惡之故以諸侯共滅

為文則唱其謀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絶矣許氏曰中國諸侯往與吴會宜示以禮義明以王制以同奬周室遂滅偪陽不道甚矣謝氏曰强吴入為中國寇害必始于此矣滅偪陽而書遂罪其因會而滅國也罪其因會强吴而示之虐也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宥偪陽子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為衣裳之會而遂滅偪陽于偪陽子何譏焉夫子之删詩也存邶鄘于國風之首而繫檜曹于末録小國也春秋尤録小國

也是故滅君有奔而不言奔以歸而不言歸者以是

為非其罪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

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

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師氏曰宋亦界于鄭楚之隣故楚欲窺中國不伐鄭則伐宋在楚固不足怪彼鄭以中國之諸侯既不知恥而從楚人又助之伐宋其辱中國也不亦甚乎鄭宋相讐近二百年大抵盟主盛

則二國莫得而相侵盟主衰則鄭既從楚必共伐宋方宋伐鄭是以諸侯伐諸侯固已不可然猶愈于鄭之助楚人以伐諸侯也書之者實罪鄭謝氏曰鄭介晉楚之間事晉則有楚難事楚則有晉難為鄭計者一心協中國鑿池築城以備楚修政輯民以死守則楚雖强暴亦不可以為吾患矣今乃反覆二心晉至則受命從晉楚至則受命從楚子孔為晉計則子駟為楚計子孔欲守盟則子駟欲背盟徒使禍連兵結

春秋前書盟戲後書伐宋著其反覆生禍也陳氏曰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衛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

晉師伐秦

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隷不知遷業韓

厥老矣知罃亶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是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

修文公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强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春秋于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爲楚所疾今宋人受兵晉不能急救猶可諉曰力之不給乃更出師伐秦秦雖與晉有憾孰若宋人受兵之爲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已之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帥師微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入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髙氏曰去年同盟于戚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東萊吕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强

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

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
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
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
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
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産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
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馬司城子罕以
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

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乗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胡氏曰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

者矣乃至于身不能保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曰官命未改止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從夷之人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氏曰戍鄭虎牢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愚謂書城虎牢聖人與霸之辭也書戍鄭虎牢聖人責霸之辭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中年桓文既沒鄭常道荆楚為中國之患幸而晉悼復興知武子能用孟獻子之言會諸侯

之大夫于戚城虎牢以偪鄭于是鄭人不敢南通夷狄楚人不敢北犯中原諸侯得免于侵伐戰爭之苦者七年于此故虎牢不繫之鄭若曰虎牢之城所以安中國豈特扼鄭而已哉既而鄭伯卒于鄵其君既死于中國諸侯之役矣蔡不與于中國之會盟鄭人侵之其臣又勤于中國諸侯之事矣楚人來伐討其侵蔡也諸侯皆不能救而晉師入鄭楚人乃能救之則是霸主之于諸侯不如荆蠻之于隣國中國何事

于虎牢之戍諸侯何頼于霸主之會之盟哉故戍虎
牢復繫之鄭若曰戍虎牢特以保鄭爾豈足以安中
國哉然則奈何知武子之言曰我之不德民將棄我
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使晉侯能守
是言則天下諸侯皆將俯首聽命于衣裳之會鄭必
不俟告命如會請盟雖無虎牢之戍可也惜乎晉侯
不能終用其言既盟而還以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
之師伐之明年乃有虎牢之戍而中國諸侯復有侵

伐戰爭之苦卒之蕭魚之會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

遂成復霸之功鄭不敢叛晉者二十四年未聞有資

于虎牢之再城再戍聖人于此不特與之蓋美之矣

然則春秋曲直之繩墨輕重之權衡非聖人孰能修

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

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師氏曰向

也鄭歸晉而楚伐鄭晉與諸侯不能救致使鄭無助而復從楚令也鄭從楚而晉伐鄭楚則能救之致使鄭歸晉之心猶豫而未决觀此則楚雖僭亂而所以誘鄭人之術不為不善較之中國盟主反不若楚計之為得矣愚按凡書救盖善之也書外國之救所以愧中國書遠國之救所以愧隣國然又當觀其所救之事如何伐者曲受伐者直則救為善伐者直受伐者曲則救非善公子貞之救鄭盖長其背華之志而

堅其從楚之心以植己之黨爾非為天下之公也豈可以他救例觀哉然則春秋書此非善楚也責晉也

公至自伐鄭

許氏曰書楚救鄭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高郵孫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次國也而作三軍葢三桓之族欲弱公室而强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其亂王制竭民力罪之書曰作三軍家氏曰魯頌所云公徒三萬公車千乘者出于詩人歌

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秉襄公之幼弱盜竊兵權始作三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卒乘為孟叔孫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實始作也葢古者三軍每遇出征則大夫帥之以行事已則歸之于甸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者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虚器于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于此春秋書城費于前作三軍于後所以垂人臣負固擁强之戒髙

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其實皆藏于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于農耳亦何事于作哉三桓外取强富之名以誆其君而實奪其民以弱公室于是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為三軍亂先王之制而以攻戰為心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所以罪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愚謂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之鄭諸大夫既知楚弱于晉不從晉國幾亡則當勇于從晉堅于却楚鑿池築城以死守之晉人雖不吾疾吾何懼焉而乃妄興大衆侵犯大國萬一事有不然輕則喪失師徒重則覆亡邦國豈所以為計哉春秋書之所以見鄭之無謀而罪其大夫之過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世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同楚伐宋書同見其反覆陳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霸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高氏曰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薛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邾莒上于是為甚見世子

益驕而主會者亦莫能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高氏曰晉師方還而楚子伐鄭鄭伯逆之遂同伐宋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致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愚謂此亂世詭譎姦詐之所為小人行險僥倖之

事也幸而楚弱晉強吳人又擬楚人之後而晉人無怒鄭人之心卒致晉師以成蕭魚之會不然則墜命亡氏踣其國家如載書之所云矣若子展之所謀春秋之所甚惡也故書同盟亳城北于前繼書楚子鄭伯伐宋于後不待貶絶而罪惡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茍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先是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

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

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内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

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

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至是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

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陳氏曰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胡氏曰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間再

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敢叛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愚觀鄭非不欲從晉而畏楚之强晉本不欲伐鄭不過欲得鄭之服故晉之伐鄭也不至于黷武鄭之背晉也不至于負固然鄭欲以詭謀致晉晉乃以誠心待鄭此鄭之所以終服于晉也方蕭魚之未會也晉固知鄭之必服于此行矣方諸侯之臨鄭也鄭固知晉之不

我伐矣葢晉鄭相孚之心已見于言意之表故蕭魚之會晉不復疑鄭而鄭亦甘心于從晉不待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無或有叛之者矣然則蕭魚之會推誠心待人不疑于人而人亦不疑之其功烈已如此况于聖賢之學帝王之道真能以至誠感人者乎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以玉帛綏晋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十三年鄭良霄大宰石㚒猶在楚石㚒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高氏曰此聖人著晋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人怒而執

之雖執之不殺良霄亦不伐鄭勢分于吴而不能得鄭矣故執良霄以紓其憤怒不平之氣而已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之盡鄭于是堅從晉也謝氏曰行人所通兩國之信事有不直罪在國不在行人執非其罪也凡執行人皆稱人貶之也陸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

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家氏曰士魴禦之為秦所敗春秋略敗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春秋闕疑卷二十九

春秋闕疑卷三十

元　鄭玉　撰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高氏曰善救台惡入鄆也入鄆以報圍台也夫衆人所以為衆人者彼以不義加已已以不義報之彼以不仁遇已已以不仁復之釁于勇而嗇于禍雖死而不避欲以為快惟君子則不然彼以不義來我以義

正之彼以不仁來我以仁正之因于禮固不遷怒正于當故不貳過此君子所以服人也春秋豈以此望于季孫宿哉因季孫宿之事而達此義耳況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因救台而入鄆是自專也是無君也君不得為政矣故書遂以貶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

也　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帥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高氏曰邿小國也魯乘其亂而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内大惡故婉其

辭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請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髙氏曰城防以備齊厥後髙厚圍防趙曰防有二一近宋此近齊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至是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胡氏曰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于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于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家氏曰自是吳雖與晉疎然其于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為之下更勝迭負四十五年楚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者實陰受吳之賜愚按晉數會吳實欲倚吳以弱楚鄭方

新服楚勢尚强晉亦豈敢數會于吳乎傳稱數吳而經書會吳傳稱執莒公子務婁而經書莒會傳稱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而經不書戎會此皆當以經爲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

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

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寔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為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于

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陳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師氏曰以中國之盟主命諸侯以伐有罪之師猶有疑貳不一必待同盟以申誠信伐至再四方見其服況晉之會諸國以伐秦初非為中國以禦外域寔由攄宿恨以報私怨使諸

侯會亦未可保其成功況委之于諸國之大夫乎謝氏曰晉士匄春會列國大夫會吳晉荀偃夏會列國大夫伐秦諸侯委任大夫益重而列國之權皆大夫專之矣家氏曰秦晉交兵五六十年出師無紀未有甚于此者晉悼待于境上而諸帥略無所禀姑息之弊也晉自是始不能軍日趨于削矣其為霸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

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

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境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含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

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

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

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

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藏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高氏曰其不名者乃所以罪林父也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鄭伯突衛侯朔皆以不勝强臣而出奔而名者蓋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鄭厲公衛惠公猶以禮去者也謝氏曰臣無逐君之道故君雖見逐春秋亦以自出奔為文胡氏曰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

之策曰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
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盖仲尼筆削不同舊史之
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
矣家氏曰春秋于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于逐
君賊則每垂人君失馭之戒故多以自奔為文只以
衛事而言林父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
令而反其國跋扈之萌已兆于此衛獻繼世不深思

按御之道防患于未萌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歌巧言卒章吾謂其必有為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所為為是而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春秋自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具書不遺皆所以討也非謂林父有可原之情也

莒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報入郢也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是無晉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高氏曰吳數會中國以議楚楚人病吳伐強以自存在兵

法所謂以攻為守者也夫惟吳楚正相攻此中國所以小寧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家氏曰觀春秋經而知晉悼心術之微矣邢丘之會國君在而獎其臣彼謂諸

國之權皆在大夫故以是謟其大夫而陵替之漸遂徧于中國至戚之會而其心術之微者著于事矣孫林父逐君賊也乃使之得與于會是奬其逐君而教諸侯之大夫俾胥而為逆吁其險哉自悼用師于鄭衛術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罪孫甯以伸霸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立君已為會以定其位隳壞名檢苟以悅人世未有若晉悼君臣之所為也高氏曰是

歲諸國之大夫凡三出會或每會各一卿或一卿三
與會各隨其國而已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且尋盟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以
崇向戌公弱甚矣髙氏曰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
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因傳者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耳二說未知孰是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王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昬王使陰里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至是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穀梁氏曰過我故

志之也任氏曰天子之公書公宰周公是也卿書伯召伯毛伯是也大夫書字宰渠伯糾是也劉夏書名士也高氏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天子不親迎必使三公逆之劉夏士也士而迎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本禮義何由而興風化何由而成乎夫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輕耶自漢而後皇后見天子則降階而朝自稱曰

妾敗壞禮義莫甚于此天子總陽教后總陰教以共成天下之治而輕其人是輕宗廟社稷天地也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天子無敵于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于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何如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于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

后之禮乎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常事得禮者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高郵孫氏曰齊圍成而公救之至遇而不進于經可以言次

也然而但曰至遇而不曰次蓋春秋不責人以所不能原襄公之情失之于前故不加之于後也書救成至遇以見其不敢抗强齊而自取危亡也家氏曰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之緩而成為齊所毀也後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于既毀之之後也寇之未至也無先事之備及其見圍救之又緩逮其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國者于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高氏曰邾將貳于晉以與齊故來伐我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靈齊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

朱子曰晉悼公幼年聰悪似周世宗厲公弑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爲之一新東萊吕氏曰晉悪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入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也

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德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在此樸鄉呂氏曰甚矣悼公再霸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麇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人仇于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子貞為是伐陳諸侯于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公子貞圍陳諸侯于是有鄬之會凡

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則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

事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于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于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于晉也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于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

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强子囊為政而凛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遜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

敵然則晉悼之所以服楚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于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于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于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啟吳人之釁楚患雖徼吳憂方大異時驕强盛以致黄池之會儼然為兩伯以臨諸侯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于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寔在而使大夫盟甚至于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

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于鄟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鄟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于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者無他急于得陳不暇恤鄟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愚按諸侯五月而葬國有常典夫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于所厚者薄矣背禮違道莫斯為甚世有王者將致討焉又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

官丞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人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而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

之禮矣公羊氏曰諸侯皆在而言大夫盟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氏曰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曰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事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平公初

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謝氏曰溴梁之會二國受盟非違命也平公首令諸侯而不以其罪執之失政刑矣晉侯奪爵書人貶之也二子罪非在所絶也執以歸則非屈辱于晉也故雖失位不名家氏曰執諸侯不以歸京師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陳氏曰凡霸在焉而但書諸侯者無霸也君在焉而但書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斥言

大夫而不序　愚按邾莒數為魯患故晉人為溴梁之盟當申以文告之辭使之救災恤患以相親睦毋背盟失信而相侵伐至于不悛然後興師問罪以大義責之可也夫既列于會矣又使大夫盟矣而執二君以歸至于高厚逃歸齊人伐魯則置而不敢問豈霸主所以令諸侯乎宜諸國之解體也

齊侯伐我北鄙

廣陵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

伐北鄙是時齊侯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矣故前年北鄙之役為莒伐我邾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患齊之益驕于是為溴梁之會以討貳焉邾莒畏晉不敢不會而齊獨不至故晉人乃執二君以歸齊知二君之執為我之故乃益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五至魯城之下則其強暴可知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高氏曰許既棄楚請

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鄭序晉上者卿不先諸侯尊國君也宋之稱人蓋微者宋在諸國之上今列衛甯殖之下故知其微者馬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阻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家氏曰始晉人謀遷許將以安全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人以其師從鄭與許為讐晉以鄭師伐許將安全之乎抑覆亡之乎越後十年許卒報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

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愚按邾莒伐魯魯人來告則速葬為會以執二國之君齊人伐魯魯人來告則以未禘為辭而不敢問晉之畏強欺弱無能抑至于此而望其為霸不亦難乎家氏曰春秋于齊侯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于晉以是而存亡

定傾亦甚可鄙矣

春秋闕疑卷三十